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一二八次会议

2014年3月6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阿瑟伯恩先生	(卢森堡)
成员：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澳大利亚	金女士
	乍得	谢里夫先生
	智利	埃拉苏里斯先生
	中国	王民先生
	法国	阿罗先生
	约旦	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卢旺达	加萨纳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议程项目

中非共和国局势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2127（2013）号决议第48段提出的关于中非共和国局势的报告（S/2014/14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非共和国局势

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局势的报告 (S/2014/142)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中非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中非共和国外交、非洲一体化、法语国家和侨民事务部长图桑·孔戈·杜杜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苏和先生、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士，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

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4/142，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局势的报告。

我现在请苏和先生发言。

苏和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给我机会介绍秘书长的报告（S/2014/142），报告建议在中非共和国建立一个联合国多层次维持和平行动。按照安全理事会表达的愿望，我们通过与非洲联盟紧密合作编写了这份报告，我谨借此机会再次真诚感谢非洲联盟在整个过程中为我们提供的支持和宝贵建议。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中非国际支助团）和法国部队作出的奉献和英勇努力，他们

在困难的环境中履行各自的任务授权，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正如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最近几个月的实地局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13年12月5日，“反砍刀”团体在班吉和博桑戈阿袭击了前塞雷卡部队，并且动用了重型武器，这改变了冲突动态，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并且引发了平民之间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以及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

尽管由于中非支助团、“红蝴蝶”行动以及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作出不懈努力，班吉的局势有所稳定，但平民每天继续遭到其他平民和武装团体杀戮，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就穆斯林群体而言，他们不得不逃离蓄意针对他们的暴力。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造成长期的社会后果。

阿莫斯女士和古特雷斯先生将介绍他们最近访问中非共和国的主要结果。他们将更详细地描述中非人民遭受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苦难以及该国目前在保护方面所处的严峻时期。就我而言，我将重点谈一谈秘书长有关部署一个维和行动的建议，建立这一行动大约需要六个月时间。但是，仍然有一些迫切需求，今天就要作出回应，以便结束暴力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同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秘书长2月20日向安理会提出的提议（见S/PV.2114），力求满足紧急优先事项，同时为今后的维和行动奠定基础。

（以英语发言）

中非共和国危机早在2013年3月违宪更迭政府之前就开始。危机的根源是长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机构和治理不足、脆弱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一些群体中根深蒂固的被边缘化感觉，生活在该国北部的民众尤其如此，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中央政府的歧视。腐败、裙带关系、滥用权力、内部纷争以及国家军队的能力不断减弱使这种状况加剧。国家实际上没有能力应对它面对的广泛的一系列威胁。没有一支国家军队，剩下的警察和宪兵也缺乏行使其职责的

基本装备和手段。与此同时，现在该国基本上不存在国家行政管理，国际社会正在替代或努力替代国家，尽可能地提供基本服务。

中非共和国面临的挑战根深蒂固，难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尽管中非国际支助团和“红蝴蝶”行动的效力逐步增强，但国际安全部队目前部署不足。它缺乏一个文职部门来充分保护处于迫在眉睫威胁之下的平民，并且处理冲突的根源问题。

解决中非共和国危机需要通过部署一个多层次和行动来采取统一和综合办法，其重中之重将是保护平民。当然，我们充分意识到，这种环境对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来说将特别具有挑战性。但是，我们相信，联合国具有独特的能力部署和维持一个具备解决中非共和国根深蒂固复杂危机所需的全方位能力的多层次和行动。

秘书长的提议设想建立一个联合国维和行动，旨在让尽可能多的中非国际支助团官兵“换盔”。一个强有力的中非国际支助团不仅有助于应对民众面临的紧迫安全挑战，而且也是促进向联合国维和行动过渡的关键所在。中非国际支助团仍然缺乏发挥其充分潜力的关键能力。因此，请允许我和秘书长一道，呼吁双边伙伴和会员国紧急向中非国际支助团提供迅速、慷慨的财政和物质支持，包括支付其工作人员和偿还重要军事装备的费用。

秘书长的提议基于一个“有的放矢”的办法，考虑到了中非共和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致力于保持灵活，并且采用分阶段办法。我们将定期审查我们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并过一段时间调整我们的人员配置和活动，以便适应该国及其人民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早期部署阶段，其重点将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这当然是在其它领域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它将支持过渡政府履行基本国家职能，以及作出和平与调解努力、扩大国家能够行使权力地区的范围、保护基本人权和协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将要求初始增加军事人员和相应军事设备。在初始增加军事人员和设备过程中，随着局势的稳定以及必要生活和工作设施的就绪，我们将分阶段逐步部署不可或缺的民事能力，从而使我们能够就民事任务开展更多工作。我们还将分阶段派驻警察。随着安全环境的改善，这些警察最终应当取代很大一部分初始增加的军事能力。尽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初始军事部署，以应对安全挑战，但我们设想，一俟条件允许，我们就立即逐步缩编联合国军队，从而使联合国能够尽量着力于至关重要的民事任务和国家建设任务。

尽管我们将使该维和特派团适合实地情况的需要，期望一俟局势允许就减少军事存在，但我们要表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快速化解中非共和国的危机。应对这一危机需要时间和资源。中非共和国境内的需求规模巨大。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如果没有在其他方面的大量和同时介入都将不可持续。因此，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当是国际社会更广泛、长期介入的一部分。帮助中非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重建国家这一更广泛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许多行为体——最重要的是中非人民自己——的贡献和承诺。

(以法语发言)

新过渡政府在应对眼前挑战，同时为中非共和国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准备方面所显示的决心使我们深受鼓舞。中非人民自己的坚定承诺，以及相邻各国、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该区域、非洲联盟和国际社会的持续承诺，对于找到这场严重危机的解决办法是不可或缺的。

正如安理会所知，这不是联合国第一个派驻中非共和国的特派团。1998年部署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中非特派团）时，特别就其所涉经费问题，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过类似的关切。然而，中非特派团已于2000年初撤离，因为它无法处理危机根源或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因此，至关重要的，我们此时所作的承诺应当强有力，并与局势的

复杂性成比例，以便终结中非共和国定期陷入的动荡恶性循环。

最后，我要强调，建立一个多层面维和行动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然而，我同时要指出，我们如果迟迟不作出持续反应，就将付出甚至更大的代价。不应当无视这一危机对该区域内外稳定所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包括该国分裂以及出现滋生极端主义团体土壤的危险。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之窗，以便采取行动，并为中非共和国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一道努力，以实现这一共同目标。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苏和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阿莫斯女士发言。

阿莫斯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给我机会，在我最近同联合国艾滋病/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先生、主管安全保障事务助理秘书长姆巴郎嘎·加沙拉布韦先生和非洲联盟政治事务专员艾莎·阿卜杜拉西希一起访问之后，向安理会通报中非共和国局势。

中非共和国局势仍然极为严重，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各方必须紧急采取行动，以防止发生进一步流血事件。暴力已导致该国地方和全国机构全部崩溃。国家不能提供基本服务，公务员工资已有几个月未发。没有国家军队。警察和宪兵装备不良，无法应对该国所面临各种挑战。苏和先生已经提到这一点。

古特雷斯先生将谈论这一危机的区域影响。这些影响现在极为深刻。中非共和国正在经历不可接受的教派暴行、持续不断的不安全以及对悲惨人道主义后果的恐惧。

全国各地仍有65万多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仅班吉一地就有23.2万名。有7万人仍住在机场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他们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随着雨季来临，他们的生活条件势必会急剧恶化。有28.8万多

人已逃往邻国，另有数千人正在绝望地试图离开，将此视为他们的最后和唯一选择。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现在正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是积极顺应这些人希望离开的请求，从而似乎为改变社区人口状况推波助澜，还是不为这些人的离开提供便利，使他们面临惨遭杀害的危险？

除非紧急扭转目前事态，否则中非共和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人口和社会变化将给该国、该区域和非洲大陆造成严重和持久的后果。多年来毗邻共处的不同社区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尽管各级人士都告诉我们，这一冲突与宗教无关，而与谋求权力和经济利益有关，但它正通过宗教和族裔冲突表现出来。有人正在利用社区和民众的恐惧牟取政治利益。

今天，那些以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个人利益的人正在得势。我们看到，武装团体正在袭击社区，有人正在利用和玩弄普遍存在的恐惧，平民百姓相互实施报复性袭击的现象正在增加。这一局面持续得越久，中非共和国就越难以恢复。

光靠人道主义援助解决不了中非共和国局势。必须紧急恢复安全和稳定。尽管法国部队和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部署之后，在它们所部署的地方提供了安全和拯救了生命，但它们没有必需的大量资源在全国各地提供安全。我们亟需更多部队，而且现在就需要这些部队。中非人民需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感到安全。这是恢复所需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此时此刻，人民生活在担心遭到袭击的恐惧之中，而国际社会却似乎陷于瘫痪状态。在面临威胁的人民所在社区为这些人民建立临时保护区以及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自愿回返提供便利的尝试，由于无力提供必要的安全，尚未取得预期结果。例如，我们曾经尝试在一个被称为PK5的地区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但在我们访问前几天，那里遭到了袭击。

改善安全状况还将使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并通过其救济行动带来真正的变

化。鉴于班吉所出现危机的规模，国际人道主义界已经宣布，这一危机是我们最优先处理的各项危机之一。在昨天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尽全力确保追加能力和资源，以支助中非共和国人民。

但要这样做，就必须加强安全。比如，对该国商业活动和人道主义供给至关重要的杜阿拉-班吉公路不安全，使得物资和救济品无法经由陆路定期运入该国。替代办法——空运救济物资——使我们不得不把本已有限的资源从养活和支持民众转用与其粮食支付运费。从杜阿拉空运要比陆路运输物资贵出近7倍，从长远来说是无法持续的。正如秘书长在其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14/142)中概述的那样，需要采取综合的全方位对策，来满足多年来遭受忽视的这个国家的巨大需求。

还亟需恢复各种服务，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支持当局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在班吉期间与过渡期国家元首桑巴-潘沙女士进行了交谈。她面临一项困难和艰巨的任务，需要尽快表明政治过渡所带来的好处。她对我们说，民众在看到她时，指着自己的肚子，如果她不能让人民填饱肚子，她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她将自己的优先工作概括为安全、机构建设、恢复基本服务、司法、法治与和解。她明确表示，她需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进展。

能够证明该冲突并非仅因宗教而起的另一个证据是，宗教和族群领袖在与极端分子作斗争时，走到一起并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领导力。他们不懈地作出努力并表明决心，采取措施力图阻止暴力和促进和解，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也必须尽一切所能支持他们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调解与和解工作，并表明尽管冲突中发生了很多恐怖行为，民众依然可以一起生活。

我们在访问后提出的一项建议是，提议在行动过程中协调一致地突出四个地区——博桑戈阿、布里亚、恩代莱以及班巴里。在这些地区，两族民

众仍生活在一起，国际、国家和地方的共同努力可以立竿见影。我们希望看到国际社会的资源用于稳定这些地区的安全局势、恢复国家政权和法治、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基本服务，以及促进和解努力。必须表明民众可以继续一起享有和平、稳定。

正如秘书长在其六点建议中强调的那样，中非共和国人道主义工作的资金严重不足，这进一步限制了我们对困难民众的援助覆盖面——而且时间对我们不利。粮食危机正在隐现，由于雨季即将到来，数百万人可能染上传染病。由于本已失修的道路无法使用，中非人、部队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在该国的行动将严重受限制。一旦雨季来临，就需要增强后勤能力，但现在也亟需得到资金来提供种子和工具，以便人们可以耕种；亟需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预先储备物资和自愿回返，并改善境内流离失所者所在地的条件。

2014年人道主义战略响应计划要求提供5.51亿美元资金，用于对中非共和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鉴于需求规模之大，这笔钱不算多，但只有16%到位。在我与欧洲联盟专员格奥尔基耶娃1月份共同主持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所作的很多承诺尚未落实为资金，我请作出认捐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尽快履行其诺言。随着联合国和行动伙伴将人道行动范围扩大到班吉以外的地区，国际社会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对于支持我们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中非共和国人道局势非常严峻，必须做更多工作，来确保过渡政府、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红蝴蝶行动”和中非国际支助团的工作能够继续下去。我们必须为中非共和国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安全，以及和平与和解努力有望成功所需的服务和援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莫斯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古特雷斯先生发言。

古特雷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不记得在我担任高级专员的8年间，有任何一次实地访问像我最近的中非共和国之行那样，让我感到如此痛苦。该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暴力及其给民众造成的苦难令我深感震惊。该地区中非共和国难民不断变化的处境清楚地表明，虽说这显然并非一场新的危机——该国自建国以来就存在某些问题——但当前阶段的危机与以往完全不同。

到2012年底，在邻国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已登记有165 000名难民。该数字现已增至29万多。去年约有65000名难民逃亡，这主要是塞雷卡政变造成的。自2013年12月——当时暴力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其中包括出现了“反砍刀”民兵——以来，另有6万人在国外避难。此外，8万外国国民离开该国，很多是在自己国家和国际移民组织帮助下离开的。

喀麦隆收留的中非难民人数最多，自12月以来新来难民34000多名，总人数约有13万。局势非常严峻，难民因为在森林里行走和躲藏了数日和数周，抵达时惊恐不安、营养不良而且极为虚弱。驶往边界的很多车队遭到袭击，国际部队过于分散，无法提供有效保护。

难民越过边境之后，生活条件也极为艰难。所有邻国的民众对他们都十分慷慨，宗教领袖从当地民众那里募捐，一些人家在自己的院子里收留了多达100名难民。在一些地方，像喀麦隆东部的Kentzou，收留的难民以及其它国家的被遣返国民现已超过当地人口。这给该国这一偏远地区稀缺的资源和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压力。人道主义行为体正竭力将难民从边界沿线分散的、难以进入的地方迁至能够更好地提供援助的地方，以免雨季开始后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由于我们所照顾的民众处境岌岌可危，我们远远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拥有的资源与我们面临的迅速增多的挑战相比，是完全不够的。在喀麦隆，和在其它邻国一样，需要提供大量

国际资金支持，来满足新来难民的巨大需求，并对非常慷慨地接待他们的民众给予支持。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资金非常短缺，只能够利用我们自己有限的资源来加以应对。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正在中非共和国境内参与机构间对策，领导保护专题组，协调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营地管理和住房方案。但关于这些问题，紧急救济协调员始终向我们作了深入通报。

此外，我们对仍滞留在中非共和国的来自其它国家的1.7万多难民表示关切，他们中70%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一直在支持遣返那些希望从班吉和Batalimo返回的难民，并在协助班巴里和Zemio的其他人，在那里他们未直接受到威胁。

请允许我说明我最近访问中非共和国留下的一些印象，虽然这超出了我作为高级专员的直接责任范围，因为它们从人道主义角度清楚表明，核准秘书长的建议非常重要。

该国自独立以来发生过一系列政变，而只有一次民主过渡，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形势随着2012年年末出现塞雷卡民兵而急转直下之前，国家早已在逐步消失。然而，冲突的这个新阶段与先前的危机迥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破坏了该国的社会架构。

直到去年，中非共和国几乎与宗教冲突无缘，这就是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当前的事件是错误的。虽然以宗教为动机的冲突常常始于信仰被作为政治目的的工具，但是，真正的危险是，宗教关系的紧张随后会获得其自身的动能，这是一个魔鬼，一旦被释放出来就越来越难以制服，并有可能彻底摧毁社会。

这就是中非共和国可能发生的情况。塞雷卡联盟是由中非共和国的反叛团体和各种外籍人员组成的，它确实主要以穆斯林为主，但是其政治意图不涉及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愿望。在塞雷卡和前塞

雷卡成员采取劫掠和侵害平民的暴行之后，便显露出该冲突的宗教和族裔层面，而这些暴行是去年首批难民外流的起因，随后便导致“反砍刀”民兵的出现。

起初，国际社会和实地的行为体没有立即了解解除塞雷卡武装的进程改变了实地的力量均衡，“反砍刀”组织很快变为一个新魔鬼，它与先前的魔鬼性质不同，基本上是一个自发性的自卫团队。尽管它主要由深感挫败的青年、犯罪分子、老兵以及支持前总统的民兵组成，而且其主要动机已变成报复和劫掠，却被很快贴上基督教的错误标签，这助长了暴力的宗教层面。

从12月初起，我们确实看到中非共和国西部大多数穆斯林人口遭到清洗。数十万人穆斯林离开该国，这是我提到的当前危机的第二次难民外流，留下的大多数人则面临长期威胁。

仅在上周，在中非共和国西部的18个地方，就有1.5万人被困，遭到“反砍刀”人员的包围，很有可能遭到袭击。这些地方中有一些驻有国际部队，但是，如果不立即提供更多安全，这些平民中的许多人有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杀。

还存在的一线希望是，在若干地方，社区和勇敢的宗教领导人开始自己起来进行调解。必须紧急并果断地增强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支持调解努力的文职能力，这一点已经提到过，秘书长也坚称其重要性。必须制服宗教清洗的魔鬼，必须现在就这样做。

要做到这一点，中非共和国境内最重要的保护和人道主义目标是恢复安全、法律和秩序。这是秘书长六点倡议的核心重点。立即增援国际部队，特别是警察特遣队，以确保社区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任务。另一项任务是立即为政府提供财政支助，恢复其运作能力，并至少建立一个能够逮捕、审判和监禁罪犯的基本的警察和司法系统。我必须说，新总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更深的是，她坦承，她身无分文。她在当选很久后仍

未能支付拖欠的工资。她呼吁在拖欠已久的工资中先支付两个月工资的做法，迄今，她仍未得到这些资源，而这对于建立她的信誉、使她能够达到国家运作所需的最低要求绝对至关重要。

当前中非共和国发生的事件还有可能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继续残害穆斯林社区的行为可能成为非洲大陆其它地方已经存在的极端恐怖势力向该大陆中心地带扩展的借口。

虽然暴力集中在西部，我们绝不能忘记长久遭忽视的东部。四年前，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结束其任务时，我就在那里，当时一个营地中有5000名来自苏丹的难民。在该地区，国家荡然无存，也没有任何安全，我们不得不把难民从该国东北部转移到靠近班巴里的中部，这对于保护他们来说是绝对必需的，因为在该国东北部他们不可能受到保护。在那里，在该国东北部，目前的领导人可轻易受到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曾对该国可能分崩离析表达过一些关切，而这种分崩离析是能够也必须避免的。因此，应对当前危机的国内和国际努力需顾及整个中非共和国。它们还必须认识到，正如已指出过的那样，重建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家是一个紧张、耗费时间的进程，它必须远远超出恢复平静和举行选举。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古特雷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外交、非洲一体化、法语国家和侨民事务部部长图桑·孔戈·杜杜先生发言。

孔戈·杜杜先生（中非共和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愿代表中非共和国政府及人民，感谢国际社会的承诺与热情，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决心采取一系列旨在解决中非共和国危机的举措。今天，我们听取了其他发言者的发言，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联合国，其中包括瓦莱丽·阿莫斯女士，我们在班吉见过面；苏和先生，他提出了秘书长的报告（S/2014/142）；还有古特雷斯先生，他做了非常详细的通报，他也去过班吉，亲眼目睹了局势。

我将不做长篇发言。我只想说，所有这些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其同事所做的工作，包括刚刚提出的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的报告都是真诚、均衡的，而且事实详尽。因此，我将不会在这方面补充什么意见。

我请安理会主席和苏和副秘书长向秘书长转达我们的谢意，我们感谢他在顾及我们所面临局势紧迫性的时间框架内高效地完成工作。我们对报告顾及参与解决我国危机的国内和国际行为体的不同关切及情况表示欢迎。我还要赞赏密切参与编制报告工作的非洲联盟。我以中非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安理会保证我国将给予落实各项建议所需的全部政治支持和充分的合作。

我们支持和认可联合国各位高级官员作出的说明，并吁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接受这些陈述是对实地局势准确的描述。

鉴于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不论它们是安全、人道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包括需要进行民族对话并恢复国家在整个国家领土的权威——我们相信，联合国通过必须是多层面、多功能和我希望是综合性的维和行动能够单独提供我们需要的相对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赞赏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中非国际支助团）在保障班吉和我国其他地区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该特派团必须作为建立新维和特派团的典范。在我们等待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之时——我们热烈期待他们的到来；甚至如果他们明天就能来，我们也会以红地毯相迎——鉴于程序性手续约需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最好能按照秘书长增派大约3000名人员的要求，加强中非国际支助团的行动能力。

我吁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明智地核可摆在各位面前的秘书长报告。我非常希望他们的审议将会导致迅速通过强有力的决议，在与非洲联盟密切协调和合作下，授权部署维和行动。

我们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防止中非共和国进一步陷入混乱，成为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博科哈拉姆不远——离开班吉不到4000公里。我们在前塞雷卡部队中间已经看到混有金戈威德分子。我们已从因特网接到威胁，如人人所知——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些威胁——这些威胁来自“基地”组织，特别是来自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这些都是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进而通过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重大和关键决定——迅速建立维和行动的决定——那么中非共和国将一败涂地，因为恐怖主义——不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它——将步步超前，超过我们争取和平的努力。

我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做出明智决定。我国每天都有许多人丧生。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我们面对的局势——如阿莫斯女士、苏和先生和古特雷斯先生所描述的那样——都是实际状况。

我们不应迟迟不作决定，使更多人丧生。现在作出决定，就能在未来6个月中部署一个特派团。如果我们再等6个月作出决定，那特派团将在大约12月内部署。被浪费的时间原本可用来保护生命。

我们不应使人道主义危机成为现实，尽管这已经是真实不过的事。所有来到班吉的人在机场降落时就能看到机场已经成为流离失所者营地，其中住了10万多名生活在可悲和恶劣条件下的我国男男女女。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刚果共和国德尼·萨苏—恩格索总统、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调解人和中非经共体轮值主席伊德里斯·代比·伊特诺总统至今发挥的作用以及继续为恢复中非共和国和平作出的努力。

我也要感谢非洲联盟对促进中非和平作出的承诺和发挥的领导作用。在这方面，我希望政治领导人能听到我们希望维和行动能够得到建立的呼吁。要生存，就别无它择。我们也希望，在非洲联盟的密切合作下，未来维和行动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都由非洲人负责。

最后，我还要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它们持续为解决危机提供了许多种类的支持行动，其中特别要感谢迅速派遣部队参加“红蝴蝶”行动的法国；为部署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组成人员提供后勤支助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及在实地努力不懈的各个非政府组织。

（以英语发言）

真的，我们的确需要安理会的帮助。如果拖延时间，就会太晚了。我们可能会亡国，也可能会四分五裂。北部地区会成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安全庇护所。博科哈拉姆距离不远。我们已经受到各种威胁。不要让我们流亡国外。请同我们在一起，想想我们的孩子——想想被强奸的女孩。天天有人被杀。我实在有些激动，对不起。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向你保证，国际社会会声援你们，也听到了你的呼吁。我赞赏你的决心和勇气。

我现在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发言。

安东尼奥先生（非洲联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祝贺卢森堡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你主席先生邀请我代表非洲联盟在今天讨论中非共和国局势这个重要事项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发言。尽管这个议题对非洲联盟极其重要，并一直是其高度优先事项，但由于日程上的安排，致使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大使无法参加他本来希望参加的会议。

我也要感谢苏和先生介绍秘书长非常全面的报告（S/2014/142），并感谢瓦莱丽·阿莫斯女士本人全心全意的投入，包括她同非洲联盟政治事务专员一起访问中非共和国。

我还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非常全面地介绍了当地的局势。

这次会议进一步证明安理会及其成员致力于切实促进各种国际努力，以期解决影响中非共和国的严重危机。更为重要的是，非盟的参与进一步证明为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不断作出的努力。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中非共和国当局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将能够克服自己国家所面临的许多严峻挑战。

今天开会的目的是根据2127（2013）号决议第48段，专门讨论秘书长的报告。该报告（S/2014/142）是在联合国于2月份向中非共和国派出评估团的基础上编写的。正如苏和先生所强调指出的那样，非洲联盟参加了评估团，随后与秘书处多次交换看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促进以协调一致和有效的方式向前推进。我们赞赏秘书长继续锲而不舍地作出努力。我们重申，我们决心继续与秘书处一道作出努力，进一步推进协助中非共和国恢复持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共同目标。

我要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自2月20日安理会举行会议（见S/PV.7114）以来，由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中非支助团）在“红蝴蝶行动”支持下，继续作出不懈努力，以执行任务。在稳定局势方面已经取得更大进展。毫无疑问，局势已有好转。安全事件的数量已显著下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挽救。境内流离失所者正越来越多地返回自己原先的家园。在班吉，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此外，中非国际支助团已经能够控制连接班吉与喀麦隆边界的通道，这对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贸易的流动至关重要。支助团向过渡当局提供保护，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向人道主义组织提供帮助。现已采取步骤解除前塞雷卡、“反砍刀”及其他团体武装分子的武装，支持该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安全部门改革的工作。

委员会在根据第2127（2013）号决议第32段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中非支

助团任务的执行情况、迄今在支持“红蝴蝶行动”方面的进展以及今后的挑战。

几周前，谢尔吉专员在安理会发言（见S/PV.7114）时强调指出，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挑战。正如在我之前的发言者所强调，暴力程度依然令人无法接受，需要继续采取行动，确保平民得到更有效的保护。非盟正在通过中非支助团作出不懈努力，决心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协助实现既定目标。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充分认识到需要在实地解决许多问题，但我们必须确认已经取得进展，中非支助团在“红蝴蝶行动”支持下，在实地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在不稳定地区部署非洲主导的支持和平行动，为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具有明显的增值作用和独特的贡献。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确认了中非支助团完成的工作和作出的牺牲。

在这个时候，我要重申，非盟感谢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契而不舍的精神，向因公殉职的士兵和其他数十名受伤人员致敬。非盟要利用这个恰如其分的场合再一次向支持中非支助团的所有伙伴、包括提供了重要资助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和其他双边伙伴以及秘书处向支助团提供专门技能表示深切的感谢。

在我们讨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部署问题时，我要指出，非盟始终赞成一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即部署这种行动。委员会主席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女士在2月17日给秘书长的信中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委员会欢迎建议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可能于9月15日移交权力，有一项理解是，在下一次非盟-联合国联合评估之后，再确认这一日期。

所有各方都确认，中非共和国的局势十分复杂，需要克服的挑战十分严峻。因此，必须确保依照合理的原则来开展中非支助团向联合国行动的过

渡。请允许我在德拉米尼-祖马主席2月17日信的基础上，简要地阐述这些原则。

第一，虽然国际社会将继续在实现中非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样做，但是，很显然，如果国家不发挥主导作用，再多的国际支持都无法持久地解决该国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的报告强调国家利益攸关方必须作出政治承诺。国际社会的作用不应该替代中非共和国的利益攸关方和中非人民，而是在充分尊重该国的主权的情况下，补充和配合他们的努力。

第二，有必要确认并大力支持该地区和非盟在中非国际支助团之后阶段的作用，从而使设想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及其他相关努力可以植根于该地区和非洲大陆强有力的参与之中。该地区与非盟密切合作，已经证明在解决中非共和国危机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该地区在非盟支持下继续参与，对于设想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取得成功将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安理会必须继续支持该地区通过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主席和中非经共体中非共和国问题后续委员会主席的努力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非盟通过中非共和国局势国际联络小组等机构发挥的作用。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的有关段落。非盟将与中非经共体合作，进一步与联合国磋商，商讨如何落实这种支持的方式，如何最妥善地确保联合国和非盟密切协调各种努力。

第三，任何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应该是有利于中非共和国的更为广泛和更可持续的国际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中非共和国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综合办法，以及各种国际行为体根据各自相对优势进行参与。

(以法语发言)

也许，现在正是时候重申，非洲联盟将欢迎双边和多边伙伴向中非共和国过渡当局提供的所有支持。

(以英语发言)

第四，成功执行中非国际支助团的授权，对设想的联合国行动获得成功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应该尽力向中非国际支助团提供亟需的后勤和财政支助，以使其能够在设想的时限内完成局势初步稳定阶段。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并根据先前的经验，呼吁提出一项由摊款供资并提供给中非国际支助团所有特遣队的全面联合国支助一揽子计划，因为这些特遣队都为成功开展特派团行动作出贡献。

第五，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正确肯定的那样，我们需要从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马里支助团）向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过渡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这需要非盟委员会和秘书处本着透明和伙伴合作的精神进行密切协商，包括联合确定计划建立的过渡小组的职权范围，组建部队以及就目前隶属中非国际支助团的特遣队“换盔”方式达成协议。

还要求从一开始就一项将授权部署设想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决议草案同非盟进行充分协商。在不影响所设想的部署联合国行动的时间表的情况下，必须提供足够时间，让协商进程能够在所有有关的利益攸关者感到满意的情况下进行。

吸取在马里的经验教训，并且在不损害相关联合国准则的情况下，必须确保就任命设想的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领导层事宜同非洲利益攸关者，包括非洲区域进行充分协商。

在这一方面，委员会建议任命非洲人领导该特派团及其军事和警察组成部分。

在中非共和国部署联合国行动，将标志着朝着根据国家自主权以及区域和非洲大陆积极参与的原则实现更广泛、更可持续的国际参与跨出的新的一步。

自从不到3个月前部署中非国际支助团以来，该地区和非盟在中非经共体所做的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坚持不懈地努力协助中非共和国克服其面临的许多挑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非洲按照团结一致的原则行事。非洲在中非共和国及其人民困难时向其提供援助的承诺不会松懈。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确保中非国际支助团的授权得到有效执行。

最后，我要重申非洲联盟先前发出的呼吁，即需要国际社会调集充足支助，以满足中非共和国境内的人道主义需求。及时增加人道主义支助，将大大有助于缓解受影响民众的困境，并提升我们集体努力的信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安东尼奥先生的通报。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以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上午11时15分散会。